

醫院第一線的偏遠守護

許麗娟

走過淬鍊，我的急診之路

自民國八十六年起，我的人生便與白袍結下不解之緣。從初出茅廬的急診護理師，到後來在加護病房歷練十年，那段時間磨練出我處理危急病情的細膩與精準。直到民國一百年，我帶著加護病房的經驗與視野，再度回到這個我最初夢想的地方，成為一名急診專科護理師。這趟長達二十多年的旅程，是我的專業養成，更是我對生命信仰的淬鍊。

這些年來，我走過九二一大地震的殘酷現場，見證了天災面前生命的渺小與人性的偉大。也經歷了 SARS 與 COVID-19 兩次全球性的傳染病風暴，在看不見的敵人面前，我們學會了如何在恐懼中堅守崗位，如何在混亂中尋找秩序。每一次的挑戰，都讓我們更深刻地體會到急診這份工作的神聖與責任。

在急診，每一天都是一場生命的悲喜交響。我看過病人離世時，家屬那種撕心裂肺、痛徹心扉的哭喊；也曾為生命的無常而無能為力地落淚。然而，在這片黯淡中，總有光亮。我也一次次見證病患在我們的專業照護下，從垂危邊緣重獲新生，重新回到家人懷抱。那份劫後餘生的喜悅，和生命重啟的感動，始終支撐著我走到今天。

急診的日常：每個靈魂的重量

急診的日常，總是在混亂與秩序之間擺盪。我們的耳邊，是 119 救護車的鳴笛聲、家屬焦急的呼喊聲，以及各種醫療儀器的警示音。我永遠記得，有天上班時 119 送來一位滿臉鮮血重症外傷的阿伯，當時在急診值班室突然聽到熟悉的聲音在呼喊我的名字，抬頭看見竟然是我的父親；當下急診還有很多其他病患，但看到自己的家人也是病患時的心情真的很焦灼，重症病患很緊急，但也不能放下其他非重症病患，必須忍著內心悲痛去協助治療，經過急診團隊的努力，父親順利到加護病房觀察治療。

另一位執行公務的重機警察，因車禍被送進急診，雖然身穿厚重裝備，初步檢查僅僅看到皮下瘀血也無明顯擦挫傷，但實際上，卻隱藏著骨盆骨折合併大量內出血。我們全力搶救，卻仍然回天乏術。看著他年幼的孩子，還有無法接受的妻子，我只能壓抑淚水、陪伴安撫家屬。那份無力與心痛，直到

今天仍深深烙印在我心裡。

隔年過年，在大家圍爐後的安睡夜晚，緊急醫療網呼叫著等一下要送來的 OHCA 病患，竟是一位年僅八歲的小男孩，他因為急性腸胃炎反覆嘔吐了 2 天，卻在吃完飯年夜飯後被家人發現在房間內無意識且無心跳，當孩子送到急診急救，父母和祖父母哭倒在地，身為人母的我，心被狠狠地擊中，但我知道，我必須在眼淚奪眶而出前，迅速收起情緒，因為這時候的我必須專注於每一個可能挽回生命的細節。

這些瞬間提醒我：急診，不只是醫療技術的試煉，更是一份對生命最深的敬畏與承諾。

堅守急診的力量

急診是一個瞬息萬變的戰場。每天，我們都在和死神拔河。雖然壓力龐大，但每當看到病患因我們的努力康復，重新回到生活軌道時，總會提醒我：我們的存在，至關重要。這份力量，也驅使我走出醫院。我曾隨同玉山醫療隊深入山區，也長期投入竹山地區的急重症緊急醫療照護。那裡幅員遼闊，交通不便，病患若延誤就醫，常常會錯過黃金救治時間。

能夠把急診的專業帶到偏鄉，在危急的時刻，成為民眾最後的依靠，這是我身為急診護理師最引以為傲的事。我更加確信，急診的價值，不僅是在醫院裡守住生命線，更在於把這條生命線，延伸到最需要的地方。

我們的團隊，是急診的光芒

急診這條路之所以能走得長久，除了對生命的熱忱，更來自於身邊的每一位戰友。我們是一群不擅長訴說疲憊的人，總是用行動來表達。在急診，我見證過護理師們如何在混亂中展現驚人的應變力；看過醫師們如何在極短時間內做出關鍵決策；也感受過社工、行政人員如何在背後默默支持。我們彼此是後盾、是依靠，是當情緒潰堤時，一句「辛苦了」就能給予力量的溫暖。是這份患難與共的情誼，讓急診不再只是冰冷的場域，而是一個充滿人情味的大家庭。

我心中的理想急診

一個友善而安全的工作環境是我心中的理想急診。醫療人員能夠獲得充分支持與資源，專注守護生命。團隊彼此信任、緊密合作，讓病人與家屬，都能感受到安全、尊嚴與溫暖。這樣的急診室，不

只是搶救生命的前線，更是一個充滿希望與信任的所在。

同時，我也期許——未來能有更多醫護新血，因著對急重症醫療的使命感，願意加入這條艱辛卻光榮的道路。更希望政府與主管單位，能夠更加重視急重症醫療人員的工作安全，營造更幸福、更友善的職場環境。唯有如此，這份守護生命的責任，才能延續下去，代代傳承。

各位，急診的道路雖然艱辛，但我依然熱愛這份工作。因為在這裡，我找到了專業的價值，也實踐了守護生命的使命。